

7555

梁羽生著

萍劍江湖

(四)



青島出版社

著 者：梁 羽 生

出 版：偉 青 書 店

總代理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

電話：5-283671 5-283605

COSMOS BOOKS LTD.,

30, Johnston Road,

Basement, Wanchai, Hong Kong.

印 刷：嶺南印刷公司

香港西環第二街129號

(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)

目次

二十八

神偷窺秘

.....三

二十九

詭謀毒計

.....三五

三十

雲台遇敵

.....六五



統領府的「貴客」竟是牟宗濤，快活張不禁嚇得呆了。

二十八、神偷窺秘

妙手空空負盛名，官衙甲帳任縱橫，孤身偏向虎山行。
道人心多險惡，詫他「大俠」作真寶，神偷窺秘也心驚。

不

浣溪沙

一抹斜陽，半山落照；蕭條景物，落寞心情。在傍着北芒山的官道上，宋騰霄也和繆長風一樣，默默前行。所不同的只是一個向南，一個向北，一個是隻影孤身，一個有如花作伴。

宋騰霄默默前行，老半天沒說一句話，這時方始長長的嘆了口氣，呂思美担心起來，倚偎着他，低聲問道：「宋師哥，你為什麼這樣難過？」

「我慨嘆的是人事無常，情心易變！」宋騰霄忍不着說出來了。

「哦，你是說雲姐姐的事情？」

「你別誤會，我是說雲紫蘿和孟大哥。他們兩人不知有過多少次海誓山盟，經過多少折磨苦難，我正以為他們現在可以苦盡甘來，破鏡重圓，誰知他們又各自有了意中人

了。」

「吹皺一池春水，干卿底事？」呂思美不禁「噗嗤」的笑了起來，說道：「你說他們各自有了意中人，雲姐姐的意中人想必是那位繆先生了，但孟大哥的意中人又是誰呢？」

宋騰霄若有意若無的望了呂思美一眼，緩緩說道：「聽說他和扶桑派的新掌門林無雙很是要好，大概已經不是普通的朋友了，這是雲紫蘿告訴我的。小師妹，你聽了這個消息，高不高興？」

「啊！這可真是一個好消息！」呂思美跳了起來，說道：「我當然是爲他們高興的，難道你不高興麼？」

宋騰霄道：「我是希望他和紫蘿能破鏡重圓，不過現在已經鬧成這樣，孟大哥另外有了意中人，我當然也是爲他高興的。」接着笑道：「爲什麼你覺得這是一個好消息？」

呂思美雙頰微紅，啐道：「宋師哥，你好壞，我不說！」宋騰霄笑道：「你不說我也明白。」要知呂思美的父母生前本來有意將她許配孟元超的，如今孟元超有了意中人，呂思美當然是如釋重負了。

宋騰霄道：「小師妹，你想不想見孟大哥？」

呂思美道：「泰山之會已經散了，他行踪無定，怎知到那裏找他？」

宋騰霄道：「咱們到北京找他。」

呂思美諛道：「你怎麼知道他在北京呢？」

宋騰霄道：「孟大哥這次離開小金川，是奉命聯絡各方豪傑的，對不對？」

呂思美道：「不錯，他是會這樣對我說過。他之所以參加泰山之會，想必也是爲了這個原因。」

宋騰霄道：「北京乃是臥虎藏龍之地，孟大哥雖然在泰山會了許多豪傑，料想也還要到北京一行。」

呂思美笑道：「對，即使找不着孟大哥，咱們趁這機會到京城玩一趟也好。反正咱們已經到了這裏，再去北京，也只不過是兩天路程了。」

宋騰霄道：「不過京師重地，不比別的地方，咱們可得份外當心才行呢！」

呂思美瞿然一省，說道：「是呀，咱們若是在客店投宿，碰到盤查，可是不便！如何是好？」

宋騰霄笑道：「我早已想到一個人了，這個人可以做咱們的居停主人。」

呂思美道：「這人是誰？」

宋騰霄道：「震遠鏢局前任總鏢頭戴均之子戴謨。他是咱們蕭志遠大哥的朋友，和義軍也有暗通消息的。」

呂思美眉頭一皺，說道：「又是和震遠鏢局有關係的人，咱們可是剛剛和韓威武結了樑子的呢。」

宋騰霄道：「你不用担心，戴均當年之所以離開震遠鏢局，就是因為給韓威武的父親將他擠掉的。如今戴均和韓威武的父親都已死了，韓威武接任了總鏢頭，戴均的兒子戴謨和震遠鏢局早已沒有往來。不過我沒有想到會來北京，在小金川之時，蕭大哥和我起戴謨這個人，我却沒有問他地址。入京之後，還要向人打聽打聽呢。」

呂思美道：「不怕碰上震遠鏢局的人麼？」

宋騰霄道：「咱們當然要機靈一些了。到時見機而作吧，用不着太早担心。」

兩天之後，他們來到北京，只見京都氣象，果是不凡，通衢大道，車水馬龍，宮殿巍峨，金碧輝煌。皇宮位在京城的中心，宮殿都是用琉璃瓦蓋的，遠遠看去，就像無數閃着金光的鱗片，壯麗難以言宣！

皇宮前面有座廣場，廣場正北，一片朱紅色宮牆中聳峙着一座雄偉的城樓，這就是

世界聞名的天安門了。他們不知不覺的被吸引到天安門前的廣場上。

天安門的城樓下面是白玉石的「須彌座」，連接着一座三丈多高的大磚台，磚台上有重檐的大殿，橫九楹，菱花窗門三十六扇。樓頂覆蓋着金黃色的琉璃瓦。前面臨「外金水河」，河上有七座玉帶形曲折多姿的橋，統稱「外金水橋」。門前有渾圓挺秀的華表各一，還有一對威武雄厚的大石獅子。繞着外金水橋，有雕花的白石欄干環列。

莊嚴巍峨的城樓，巧妙地鑲嵌着華表、石獅這些珠玉般的裝飾，使天安門成爲一個完美的藝術傑作，它既氣勢磅礴、雄偉莊麗，同時又秀巧精緻，平實質樸。

皇宮是可望而不可即的，以前的人，也只有在經過天安門時，才可以望一望它。長住北京的人，每次經過天安門廣場也不禁要駐足遙觀。何況是初到北京的宋騰霄和呂思美，更不免要爲天安門前的景物所吸引。

正在他們目迷五色，陶然如醉之際，忽聽得「杭唷，杭唷」的苦力叫喊聲，原來是幾個炭夫，每人背着重重的一簍煤球，正是向着他們迎面而來。重負壓得他們彎下了腰，在經過天安門的人流中，恐怕也只是他們沒有心情瞻仰皇宮的了。

宋騰霄道：「小師妹，小心！別沾上煤灰，弄污衣裳！」

話猶未了，一個炭夫從呂思美身旁走過，煤簍擺動，呂思美的衣裳已給輕輕擦了一

下，登時黑了一片。

宋騰霄怒道：「你這個人怎的這樣不小心？」呂思美說道：「師哥，他們彎着腰走路，也怪不得他們。何必和苦人兒生氣？」

呂思美是怕宋騰霄和炭夫生氣，所以才把責任堆到自己頭上。但在她的心裏可是有點暗暗奇怪，原來她剛才聽得炭夫吆喝之時，已經是小心的閃躲的了，但是還給他碰上，她是練過穿花繞樹的身法的，竟然閃躲不開，可見那人是有心碰撞她的，而且必定是練過武功的才能有那樣靈敏的身法。不過她怕宋騰霄鬧出事來，是以不敢說出心中的疑竇。

炭夫過去一會，宋騰霄忽地感覺身上好像少了什麼東西，用手一摸，不由得「啊呀」一聲，叫了出來。

呂思美道：「師哥，你怎麼啦？」

宋騰霄道：「那個炭夫是小偷？」

呂思美道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宋騰霄道：「我的佩劍不見了！」原來他的佩劍是藏在衣裳之內，掛在腰間的，如今却只剩下個劍鞘。

呂思美道：「那有這樣厲害的儉兒？」

宋騰霄道：「當真是不見了，快去追他！咦，你頭上的玉簪呢？也不見了！」

呂思美把手一摸，果然不見頭上的玉簪，不由得大吃一驚，失聲叫道：「天下果然是有這樣厲害的儉兒！」

通衢大道，不便施展輕功，但好在那幾個炭夫，背着煤簍，走得不快，他們雖然發覺得遲，追了一會，漸漸也追上了。

過了外金水橋，那幾個炭夫分開來走，走三個不同的方向，宋騰霄道：「小師妹，你還認得那個碰撞你的炭夫嗎？」那些炭夫臉上都沾滿煤灰，黑漆漆的，好像個個都是一樣。走路又都是僵僵着腰，身裁高矮，若非份外留意，也難分別。

呂思美正自遲疑，忽見向東面走的那個人，回頭向他們似笑非笑的望了一眼。呂思美心中一動，說道：「不錯，正是此人，看來他只怕是有意和咱們開個玩笑的。」

宋騰霄早已想起一個人來，說道：「咱們且別聲張，慢慢的跟着他走。」

那人走到河邊，放下煤簍，拿出一條毛巾，絞濕了洗臉。此時跟在他背後的，除了宋騰霄和呂思美之外，已經沒有第三者了。

那人抹乾淨了臉上的煤灰，站起來笑道：「你們趕來要我賠衣裳嗎？我這個窮炭夫

可是賠償不起。」

宋騰霄又驚又喜，笑道：「快活張，原來是你，其實我早就應該知道是你了，天下除了你快活張，還能有誰有這樣妙手空空的絕技？」

快活張笑道：「多承宋大爺誇獎，大爺不發小人的脾氣了吧？」

原來這個炭夫不是別人，正是外號「快活張」的天下第一神偷張逍遙。宋騰霄上次與他在蘇州相會，分別不知不覺已有一年，想不到如今却在京城碰上。

宋騰霄道：「快活張，你怎的改行做起炭夫來了。」

快活張笑道：「我並沒有改行啊，做我們這行的是應該有各種各樣不同的身份的。」

你宋大爺不就是因爲失了東西才來追我的麼？」

宋騰霄道：「對啦，我正要罵你呢，你爲何和我也開起玩笑來了？開我的玩笑不打緊，把我的小師妹也嚇慌了。」

快活張道：「不是和你們開這個玩笑，怎引得你們到這裏來？天安門前，可是不方便說話的呢！」說罷拿出了宋騰霄的佩劍和呂思美的玉簪，還給他們。

宋騰霄道：「你甚麼時候來北京的，孟元超不在北京，你知道嗎？」

快活張說道：「我來了已經三個月了，可沒有聽見孟大爺的消息。你們住在什麼地

方？」

宋騰霄道：「我是今天剛剛到的，想找從前震遠鏢局的少鏢頭戴均，尙未曾打聽到他的住址。」

快活張道：「戴家住在奶子胡同，從天安門朝西走，到了路口，向北拐彎，再向東轉過一條橫街，就是奶子胡同了。」

呂思美笑道：「這個胡同的名字倒是古怪。」

快活張笑道：「你嫌它難聽是不是，它倒是大有來歷的呢。它是明朝一個皇帝的奶媽居住過的地方，所以叫做奶子胡同。這個名字已經沿用了二百餘年了。」

宋騰霄道：「快活張，你和戴均既是相識，何不和我們一起去他家裏？」

快活張道：「我今天的活都未幹完，對不住，可是不能陪你了。」

宋騰霄道：「我和你說正經事兒，怎的你又和我開起玩笑？」

快活張道：「唉，你這位大少爺不用幹活，說得倒是風涼。我幹的這活兒才是正經事呢。」

宋騰霄皺眉說道：「難道你當真要做炭夫？你不是說你只是用這身份來作掩飾的嗎？」

快活張笑道：「真真假假，真也好，假也好，總之我要幹活可不是胡亂說的。再說我知道戴均，戴均可不知道我呢。」

宋騰霄道：「這是何故？」

快活張道：「幹我們這一行的人，到了一個地方，例必要打聽清楚這個地方上的有名人物。那些有名頭的人物可就不一定知道我這個無名的小偷了。」

呂思美笑道：「你是天下第一神偷，還說沒有名頭？」

快活張道：「戴均或許是知道我的名字的，但他沒有和我見過面，也一定不知道我是到了北京。你們見了他，最好不要提及是我把他的住址告訴你們。」

宋騰霄心裏想道：「他冒充炭夫，其中定有不想給外人知道的原因。」當下也就不便多問，說道：「那麼，你住在什麼地方，改天我去拜訪你。」

快活張連忙搖手，笑道：「炭夫住的地方不用我說，你也應該知道是破破爛爛的地方了，你一身光鮮可千萬不要到這種地方來。你不介意，我的同伴也會起疑。你若要我，我自會去找你的，包你神不知鬼不覺。」

宋騰霄聽他這麼說，只好作罷，向他道謝過後，便即按址去找戴均。

戴均和小金川義軍首領蕭志遠的交情非比尋常，對宋騰霄亦是聞名已久，見他來

劉，自是歡迎不暇。

宋騰霄和呂思美二人在戴均家裏住下，暫且不表。

且說快活張與他們相會之後，獨自一人回到居停處所，此時已經是掌燈時份了。

居停主人正在和一個髯鬚如戟的漢子喝酒，看見快活張回來，哈哈笑道：「快活張，你溜到那裏去自尋快活去了？幸虧你回來還算及時，再遲片刻，這缸上好的竹葉青，只怕都要給尉遲大俠喝光了。」

快活張笑道：「崔老闆，你可別冤枉我，給你老幹活，我怎敢偷懶？」

原來這位居停主人姓崔，乃是北京東城一間煤炭行的老闆。

那個髯鬚如戟的漢子却是關東馬賊出身，如今名震江湖的尉遲燭。

尉遲燭笑道：「快活張，今回我們給你的差事可真是委屈你了，叫你整天背着煤簍，那裏還能風流快活？剛才我還替你担心呢，你回來這樣晚，是不是撞上了北宮望了？」

快活張說道：「北宮望即使碰上我也決不會認得我。不過我今天倒是碰上了一位朋友。」

尉遲燭道：「是誰？」

快活張道：「是宋騰霄？」

尉遲燭道：「就是和孟元超齊名的那位宋騰霄麼？」

快活張道：「不錯，他還向我打聽孟元超的下落呢。但我不敢把咱們的事告訴他。」

尉遲燭道：「對，宋騰霄不比孟元超，聽說他是富家公子出身，爲人恐怕沒有孟元超的穩重，對他還是小心一點的好，不過，說起孟元超，我也很惦記他呢。你還記得嗎，上次我得你幫忙，偷來的那匹御馬，後來就是送給了孟元超的。如果孟元超當真也是到了北京，那麼咱們就更可以大開拳腳，幹一場了。」

那姓崔的老闆說道：「咱們的人手是少一些，不過天地會的總舵將會派人來的。對啦，快活張，你今天可探聽到什麼消息沒有？」

快活張說道：「還沒有得到確實的消息。不過北官望和薩福鼎的家中我都曾經去過了，用不着再『踩道』啦。待到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，我就可以逕自去進行夜探了。」

崔老闆道：「我看還是等總舵的人來了再說的好。」

尉遲燭道：「江大俠把他徒弟的事情托我，我若不早日探出李光夏的消息，心中實是難安。快活張高來高去的本領天下無雙，崔老闆你大可以放心，我和他一同去，料想不至於出甚岔子。」